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39
26 October 1977

CHINESE

第二〇三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贾帕尔先生

理事国： 贝宁

加拿大

中国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毛里求斯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印度)

阿敬梅先生

巴顿先生

周南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冯韦希马尔先生

巴迪先生

胡森先生

阿洪德先生

里奥斯先生

达特库先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法富特先生

扬先生

洛佩斯女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A-3550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7-70636/A

上午十一时二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12420)(续前)

主席： 根据理事会前几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多哥和突尼斯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贝贾维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加尔巴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塞内加尔代表卡马拉先生；多哥代表科乔维先生和突尼斯代表梅斯蒂里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 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几内亚、博茨瓦纳和越南三国代表的来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议程上的问题。

按照惯例，我现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根据《宪章》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有关规定，邀请几内亚、博茨瓦纳和越南三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鉴于安理会议席的座位有限，我请几内亚、博茨瓦纳和越南三国代表在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博茨瓦纳代表将卢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越南代表丁伯诗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是塞内加尔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卡马拉先生（塞内加尔）：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以塞内加尔代表团的名义，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正如昨天所说的，在我们讨论沉痛的南非问题的这个时刻，你无疑是最有能力帮助寻找一个解决办法的人士之一。贵国印度很早就认识到南非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问题，自从很久以前圣雄甘地自己对这两种制度的影响提出抗议时，就已经认识。

因此，塞内加尔代表团满怀希望在你的指导下，安全理事会这一系列会议将获得尽可能最好的成果。

安全理事会为了审查南非局势而举行的这一系列会议，可以看作一九七七年三月底根据去年联合国大会的建议而召开的会议的延续。一九七七年六月和七月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最高级会议在其第554号决议中重申了这个建议。非统组织委托在纽约的非洲集团努力在安理会重新展开辩论，并协助保证这次辩论达成大会订立的目标。

最近在南非发生的惨痛事件，残酷地使全世界觉察到种族主义政权每天造成与助长的严重的潜在危险，以致这些会议出乎我们的预料提早举行。但是，必须立即指出的是，南部非洲局势的发展，特别是南非局势的发展，不是预料不到的，事实上，从事情的变化以及有关各方的行动和反应来看，这是无可辩驳合乎逻辑的。

让我们回忆最近发生的事实，这些事实已激起了全世界各国政府和各地爱好自由和正义的人同声表示激动和关切的浪潮。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八日，南非警察在杜尔班，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等城市逮捕了许多知名人士以及反种族隔离运动和“黑人觉醒运动”的成员。在同一天，《政府公报》发表通告，禁止两家主要的黑人报纸《世界报》和《周末世界报》发行，并禁止以反对比勒陀利亚政策的政策而知名的十八个组织的活动。这些组织实际上包括所有由黑人学生和黑人学生的家长组成的团体，还有黑人妇女联合会，黑人新闻记者公会，一个作家协会等等。

(卡马拉先生，塞内加尔)

被捕的人多数属于“黑人觉醒运动”，其领导人史蒂芬·比科于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二日在狱中被杀；有的是“十人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团体在四个月前成立，要求并努力争取索韦托市的真正自治。拘捕和搜查正在继续进行，其对象甚至包括对黑人的运动表示同情的白人。

这个压迫的浪潮，其规模之大是南非前所未有的出现之后，立刻引起了无数的抗议，首先是这个国家国内的抗议。基督教协进会会长拜尔斯·诺德当时还不知自己也是在被禁之列，他说：

“这是南非恐怖悲哀的一天。这是一个惊人的行为，证明政府正不顾一切地阻止真正变革的有利趋势。”

南非教会理事会主席萨姆·布蒂牧师说，他“震惊地见到政府毫不考虑到黑人的反感。”

这两个教会人士说出了南非问题的实情：一方面，比勒陀利亚拒绝考虑黑人的反感，另一方面，它尽力阻止真正变革的有利趋势。

一九七七年六月，在南非黑人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的发展上，出现了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目前的局势当然是这个事件的直接结果。

反对班图教育的行动继续进行，全国各个大的市郊黑人区的学校都罢课，在这个时候，索韦托的房租增加了，使黑人的立场更加坚定，并且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各个组织之间的团结。这些组织，由于学生的倡议，不仅反对加租，而且要求索韦托市政会成员辞职。这些成员未能反对加租，因此证明他们完全没有权力。黑人组织坚决提出他们对这两点的看法。于是他们决定更进一步组织起来，负起真正的责任。《世界报》于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描写这个局势如下：

“黑人拒绝政府强迫接受的各种结构，试图重建负责任的团体。六月底，大约有50名代表，代表‘黑人觉醒运动’……在非洲人的《世界日报》赞助下举行会议，“来解决索韦托的问题”。

(卡马拉先生, 塞内加尔)

“当时选出了十人委员会, 来建立一个新的市政会……这是南非黑人第一次采取这种行动。”

十人委员会的工作成果, 已经公布, 其中制定了索韦托市政会 50 名成员的详细选举办法; 基本上, 市政会将是一个决策机构。市政会将指派一个行政委员会, 来处理通过法规和编制预算等问题。每年市政会要任命市长和市长助理各一人。另外还要成立一个十人小组, 来研究索韦托的需要以及可能筹措资金的办法; 十人委员会已经确定把索韦托变成一个现代都市所需的费用。《世界报》这一篇文章说, 十人委员会甚至更进一步建议请求非洲统一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许多国家给予援助。

比勒陀利亚虽然彻底反对, 却未能阻止黑人组织拟定办法来实现这个制度, 其最终目的就是要采取实际的方式, 建立平行的黑人势力, 来对付白人势力的腐败和无能, 并且反对白人的势力。

同时, 也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 来弥补南非政权的其他缺陷与不足——有人认为这些缺陷与不足是特殊环境造成的结果, 但不论如何总是不能克服, 因为那个政权固执而顽冥不灵, 为求生存, 无所不用其极。

最近的一项行动——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六日的行动——或许是终于使人无法忍受的最后一击, 引起了我们现在讨论的一连串压制措施。据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法新社的电讯说, 十月十六日那一天, 有 2,000 名教师和学生家长决定由黑人社区捐款设立一个基金, 来保证辞职的教师——大约 500 人——可以维持生活, 并为年轻的非洲人设立另一种教育制度, 因为只要隔离教育存在一天, 他们就拒绝回去上课。

我不觉得大家已充分注意到这些事情, 这些事件清楚地显示出这个国家内的黑人民族主义运动的正当方向, 同时也使沃斯特政权显得更加罪不可恕。

我们值得回想到“黑人觉醒”运动的哲学。这个运动的领袖们说, 它是:

(卡马拉先生，塞内加尔)

“黑人——指所有遭受种族隔离痛苦的人——认识到必须重新团结起来，使他们自己能够挣脱始终迫令他们永远处于奴隶状态的势力……。

黑人必须认识自己的特性，并恢复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拒绝那一套使黑人在他自己的国家中变成陌生人并剥夺他们人类地位的价值观念。”

“黑人觉醒”运动的拥护者极有意义的行动；索韦托学生的英勇斗争，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根本基础作了挑战；白种开明人士的态度；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大会这两个在国外的解放运动不可轻视的活动；这一切在说明了南非政权的无情血腥反动，企图阻止真正变革的有利趋势。

在安全理事会必须决定应采措施的时候，应该记住，如果要这些措施有意义，则它们必须能够真正帮助南非的黑人社区和他们的组织，帮助他们生存，组织和斗争的权利。这样，安理会的行动一方面是遵照大会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3411C(XXX)号决议，这个决议宣布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南非被压迫人民和他们的解放运动负有特别责任；另一方面是遵照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九日大会通过的《反对种族隔离行动纲领》，这个纲领重申该国人民为彻底消灭种族隔离而斗争的绝对合法性。

在这个世界组织里，这种反科学的野蛮意识型态已经彻底受到谴责。它已被大家用明确的、最严厉的话表示谴责。大会已宣布，种族隔离，就象奴隶制度一样，必须消灭，因为这是一种违反人道的罪行；必须消灭种族隔离，因为它侮辱人类的尊严，并且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没有必要再举出其他的谴责或者甚至在此描述那个意识形态如何变成实际的行为。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对这一切都有充分的认识。

(卡马拉先生, 塞内加尔)

南非政权将种族隔离变成一种制度, 又以虚张声势的姿态, 来反叛国际社会, 把它的问题弄得更糟。如果我们考虑到纳米比亚是一个被非法侵占的国际领土, 牵涉到纳米比亚, 就是向联合国本身挑战, 可知它南非虚张声势的姿态实际上是多么可笑。关于罗得西亚问题, 南非尽管对这个问题作出善意的姿态, 至今还没有决定支持已经得到联合国认可的计划。

但是比勒陀利亚政权能够如此横行跋扈地拒绝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与决定, 就是因为有些大国纵容它。南非因为有巨大的财富与潜力, 所以继续不断地得到援助与支持, 使它能够肆无忌惮地执行这些在其他地方已备受口头谴责的行动。

一九六〇年沙佩维尔的血腥屠杀, 事实上只是一个小插曲, 目的是想阻止南非的黑人在非洲其他各国人民, 包括仍然受外国统治的人民的帮助下争取权利的日益高涨的浪潮。这是南非非常了解的一个客观的现实情况, 因为南非协助尽可能拖延南部非洲最近解放的国家——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获得独立, 在独立之前, 这些国家都是它的缓冲国。

今天, 眼见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正推动着他们愈来愈成功的武装斗争, 不久就要独立, 南非把自己充分武装起来。它制造原子弹的能力已经是毫无疑问的。它在国内变本加厉压迫有色人种的组织, 在国外则加紧对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侵略和威胁。

虽然国际社会已采取种种步骤劝使南非放弃种族隔离政策, 接受多数统治——这是南非所面临的问题的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可是南非仍然继续进行这种行动。在这方面, 我只想举出其中最凸出的几个行动: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大会通过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这项公约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四日生效;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大会通过了《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 这项公约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八日生效;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九日,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

(卡马拉先生，塞内加尔)

通过了《反对种族隔离行动纲领》，并建议各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加以执行。其中详细规定了许多重要问题，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支持南非黑人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并使该国更加孤立。一九七七年八月在拉各斯举行的反对种族隔离行动世界会议已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了一个新的行动纲领。

我想很值得指出，联合国于一九七七年八月和九月在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沙漠化会议是到目前为止最近举行的一个会议。它基本上是一个科学会议。在它的第5号决议中也谴责

“……班图斯坦政策，这种政策把南非绝大多数黑人聚集在受管制的贫瘠地区内，对该地区造成过分压力，从而构成了沙漠化和环境退化的一个严重起因。”

自从马兰党成立以来，过去三十年中，大家一直这种同声谴责，由于过去几个星期的事件，谴责之声更加响亮。

在伦敦，联邦南部非洲委员会威胁说，如果南非不停止把石油供给罗得西亚，就要对输往南非的石油实施禁运。

美国与荷兰已决定把它们驻比勒陀利亚的大使召回本国商量。

联合国秘书长宣布，南非政府采取的措施只会使局势更加恶化。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国家和美国打算在今年十一月底对南非采取一个共同立场。

在南非本身，十四家报纸的编辑已表示他们“极力谴责政府的专断行动”

其他许多方面大声谴责该国所发生的事件的言论也不绝于耳，但南非政府的反应无疑地证明它决心要继续进行镇压和暴力行为。我们记得这个政府时常向西方国家说，西方国家应本着团结的精神来支持它。至少在南非领导人对西方领导人所作的许多声明和答复中，这一点是很明显的。无疑地，其中最重要的声明之一是约翰·沃斯特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五日的答复中，声称警告美国总统南非的政策。

(卡马拉先生, 塞内加尔)

沃斯特把美国总统称作“自由世界的领袖”, 要求他不要阻止南非在自由世界发挥它的作用。 他还说“为什么要把患难时唯一靠得住的国家当作敌人呢?”

这些话有言外之意, 因此是损害到别人的话, 西方国家应该为了这个缘故进一步努力来保持自己的信誉。 它们有一个机会这样作, 就是把握它们已经采取的行动, 促进“南非社会达成逐步转变, 以便为一个多数政权制造条件”。

无疑地, 在此次辩论终结时, 根据那些国家打算采取的方向和目标, 我们就可以看出它们到底有多大的决心来消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 然后我们才能衡量它们是否愿意有效地援助被当作牛马一般压迫的人民; 那些人在自己的国家中和平奋斗, 只是为了要别人承认他们的基本人权。

目前,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正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第二届会议, 其最后决议书载有那么多关于尊重人权的诺言。 一向替南非撑腰的西方国家此时却让南非政权来考验它们自己的诚意, 这是命运的强烈讽刺。

现在有不正一个理由叫西方国家相信, 如果不施压力或采取有效的报复, 它们决不能破除沃斯特政权的顽固、傲慢与疯狂。 南非外交部长皮克·博塔最近在十月十八日针对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的一次谈话, 提出了答复, 这个答复经法新社报导, 其中实在没有运用委婉的外交词令, 希望各位原谅我引述这段话。 博塔直截了当地把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形容为“道学家, 站在讲台上面对着喝彩的门徒说教。” 未了, 他说“尽管受到制裁的威胁, 白人还是决心生存下去”。

当然, 没有人会建议态度严肃的国家根据这种答复来制定他们政府的政策, 因为这种答复显然是感情用事的。 但我觉得应该在这儿引述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的发言人提出的这个答复, 因为它显示南非荷兰人的真正想法。

现在我们谈谈关于如何结束辩论建议。

国际社会已经费了许多功夫在南非发动一个民主转变过程, 促使种族隔离制度逐步减少, 最后消除。 但是我们大家不得不承认, 这个办法对沃斯特政权始终没

(卡马拉先生, 塞内加尔)

有发生什么效果。相反的, 那个政权的态度更加强硬, 使有色人种加倍采取自卫的行动, 因此, 显得越来越坚决地变本加厉施行暴力与压迫。

我们衷心赞同南非解放运动的看法, 认为他们人民的解放主要是操在他们自己手里。但是, 这个满身装有铁甲的恶魔配备着精良的武器, 这些武器是别人帮它取得的, 当它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 就会野蛮地使用这些武器。面对着这个恶魔, 国际社会必须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明天可能就太迟了: 可能会出现公开起义或爆发内战; 由于南非在南部非洲所占的地位, 南非一旦发生事情, 立刻就会影响到整个南部非洲。

因此, 塞内加尔代表团相信, 通过并执行一九七七年三月底提交安全理事会审议的四个决议草案, 可以说是我们对安理会的起码要求。

这些草案可以修订一下, 以便附带提到目前南非的新局势等等。它们也应进一步强调有关强制性武器禁运, 停止投资和禁止与南非促进贸易的措施。

此外, 应该重新规定各项决议的执行时限。S/12310号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5段应特别指定一个明确的日期, 在这一天, 如果南非不遵守它根据联合国宪章所负的义务:

“安全理事会应考虑根据宪章所有各条款, 包括第七章第三十九至四十六条的规定, 采取适当行动”。

塞内加尔代表团支持这些决议草案, 认为其中所主张的措施, 如果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 就能够打开一条路来, 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进而促成南非社会的转变, 并消灭种族隔离。

主席: 谢谢塞内加尔代表对我和我国的夸奖。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联)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苏联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最近对该国的非洲人民所犯的罪行感到非常愤怒。非洲各国代表和各民族解放运动代表看到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的镇压措施在这个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大本营里引起的局势，在安理会纷纷表示惊恐，我们对此深表同感。我国代表团深信，南非种族主义者的这种行径是进一步对国际社会消除殖民主义残余的努力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在这方面所作的决定挑战。

南非政府已将暴力和镇压的制度提升为国家政策，它对非洲各主权国家的侵略行径已经在那个地区创造了一种对和平与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局势。

索韦托惨案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显示这种政策在该国境内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南非当局正加紧进行种族压迫，从事大规模的镇压行为，并且最近的事态发展显示，甚至实际要把非洲人完全消灭。

在前几个月，约有五十名非洲人因曾经对种族隔离政策和措施表示强烈抗议，未经审判就死在南非的监狱里；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实事，只要提一提就够了。在索韦托和其他非洲人居住区开枪，千百万当地居民被成群赶入保留地和黑人居住区，发出愤怒的抗议，以及在种族隔离的魔掌下的人的悲惨命运，扯破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假面具，使它露出真面目。

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武器日新月异，比勒陀利亚的武装部队配备了近代军事技术，令人感到严重关切。南非共和国种族主义者正疯狂地建立自己的军事潜力，甚至还要拥有核武器。南非种族主义者一心想要取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对非洲和全世界的挑战。这不但违反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决定，即要求把非洲大陆视为一个无核区，而且也同联合国为防止核武器扩散到全世界各地的危险所作的种种努力背道而驰。

苏联同所有非洲国家和其他国家，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的行径并且断然要求立刻停止这种行径。

全世界，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长期以来一直谴责和指斥南非的种族主义隔离政策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苏联)

是最严重的危害人类罪行。 鉴于最近在南非发生的事件, 国际社会——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最坚决、最迫切的措施, 以终止南非当局推行的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

我国代表团认为, 非洲各国代表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是必要的提案。 这些提案的要点就是安全理事会应当再度要求南非种族主义者停止对反抗种族隔离的人进行镇压和施加暴力, 释放所有因发言抨击种族隔离制度而被监禁的人, 停止推行班图斯坦化政策。

有人提议安全理事会应当再度提出终止南非政权对非洲各国和非洲人民进行史无前例的敌对侵犯和挑衅行径, 以及彻底消除南非政权对邻近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武装干预的威胁的这一问题。

这一切不但必要而且重要, 但或许应当问一问, 如果除了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之外, 没有更进一步作出其他决定, 规定对南非种族主义实施某种制裁, 我们是否可以期望大会第 3411 (XXX) 号决议视为非法的、无权代表南非人民的种族主义政权一定会奉行这些决定。 经验告诉我们, 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 因此, 非洲各国代表自然要向安理会提出需要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政权采取强制措施的问题。 我们认为现在这种时机已经到了, 其实老早就到了。

人人知道, 大会一再要求各国绝不要同罪恶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从事任何合作, 包括军事领域的合作。 不幸的是, 我们必须指出, 南非种族主义者在国内继续顽固地推行种族隔离的政策, 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 这是靠他们从国外得来的援助和支持。 必须指出的是, 某些西方国家仍然漠视联合国的呼吁和决定, 不肯停止同南非合作。

只是谴责种族主义政权对当地人民采取镇压性的恐怖行动, 是不够的; 这些国家绝对必须停止向种族主义政权提供政治、外交、经济 and 军事上的援助与支持。 要求同南非政府进行对话, 而不遵行联合国的决定, 等于纵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 我们过去在联合国已听到过这类呼吁。 我们想指出, 过去我们痴心妄想比勒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苏联)

陀利亚政权的行为能够合情合理, 结果都化为泡影。种族隔离政权所使用的任何拖延伎俩都是为了变本加厉地推行它的种族主义政策, 对国内的土著人民加强镇压和恐怖行为。最近的事件充分证明了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因此, 苏联代表团赞成安全理事会立即通过有效的决定。如果现在不采取有效的措施, 使局势有重大的改变, 那么, 安全理事会和那些反对采取这种措施的理事国就必须对未来负担重大的责任。苏联代表团则支持非洲各国要求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 并实施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制裁。苏联不说空话, 而是准备以行动采取最有效的措施, 彻底地、绝对地、一劳永逸地铲除各种形式的种族隔离政策。

苏联外长说:

“不合时代要求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越早消除, 非洲和全世界的空气就会越明朗, 缓和政策的行动的范围也就越广阔。这正是联合国在十七年前通过的, 具有历史意义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要求。”

(A/32/PV.8, 英文本第56页)

为了支持非洲各国的立场和提案, 我国代表团愿再度重申, 苏联一直同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英勇战士站在一起, 将来也一定同他们站在一起; 而且苏联代表团将同非洲各国人民和所有国家的进步人民一道, 继续向他们提供积极的援助, 支持他们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崇高的正义斗争。这完全符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重申的我国的原则立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宣布, 苏联最重要的国际任务之一是彻底扫除殖民压迫制度的一切残迹, 彻底消除对各国人民权利平等和独立的侵犯, 和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一切温床。

阿洪德先生 (巴基斯坦): 主席先生, 因为这是本月份我第一次在安理会发言, 我愿对你表示我个人的赞赏, 因为在本月份我们面前有着十分繁忙的议程时, 你却能全心全力平心静气地领导我们的审议工作。我预祝你顺利完成尚待完成的工作, 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会同你合作。

(阿洪德先生，巴基斯坦)

一九六〇年，沙佩维尔大屠杀激发全世界的良心，终于使安理会各理事国觉悟到南非局势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危险，从那时起，安全理事会就一直在处理南非问题。此后，变革的风潮吹倒了曾经支配非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几个大帝国。过去十七年来，种族隔离的邪说和行径，在每一个可能的论坛上，受到世界各国用越来越严厉的言语再三谴责。没有人再辩护说，白种少数有计划地篡夺南非黑人的权利，是南非的内政问题。

国际法院裁决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南非实际上被逐出了联合国。南非自称同它具有共同的精神和文化的国家，它最亲密的朋友、支持者和盟国，也公开指斥南非。但是，在这十七年动荡蜕变的年头里，南非本身似乎依然故我。卑鄙的种族隔离制度，无日不在抹煞人格尊严，不在多行不义，这一切不但没有什么改变，反而被纳入班图斯坦里规模更大的种族隔离制度，这只不过是种族主义的少数用另一种名义来篡夺大多数人的政治权利和南非的经济资源。

索韦托的屠杀事件是沙佩维尔大屠杀的翻版。史蒂夫·比科在监狱里惨被谋害，就是经官方批准或纵容谋杀的政治犯中最突出的一个。

尽管实施制裁，南罗得西亚的经济却继续增长繁荣，从不缺少石油来推动车辆；史密斯政权也不缺乏武器来维护其非法篡夺。南非鼓励怂恿非法的南罗得西亚史密斯政权，给予公开的和秘密的支助。

南非自己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图尔恩哈勒体育馆的努力已经停止了，南非的目标一如既往：即在当地扶植一个政府掌握政权；这个政府基本上服从南非，不干预南非和其他外国利益集团继续剥削这个领土的丰富资源。

南非现在已发展核能力——当然不是靠自己独力来搞的。两个超级大国采取行动阻止南非进行核爆炸是一件好事，但沃斯特先生现在宣称他并没有对未来作出任何保证。总之，不论南非是否进行试爆，要阻止这个在国际上不负责任的、危险的和不讲理的国家取得不受控制的和没有保证的核能力，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阿洪德先生，巴基斯坦)

安全理事会上次审议南非问题是今年三月，当时有人劝说现在仍然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四个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不要坚持把草案提付表决。安理会某些理事国已经在同沃斯特政权就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问题进行协商，并且似乎看出有迹象显示沃斯特先生的态度具有弹性，因此，它们觉得通过这些决议，可能妨碍顺利进行这种谈判。上星期南非宣布采取一系列空前严厉的措施，来对付反对该政权的人，从此以后，我们中间最乐观的人对南非政权的真正意向一定不会有任何怀疑了。

联合国从创立以来，一直在处理南非的种族主义歧视问题，主席先生，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国同贵国都是最先促进本组织注意这个问题的国家。国际社会之所以对南非感到关切，并不是因为南非是唯一推行种族歧视的国家，而是因为在南非，这种恶毒的行径已经成为社会教条和政治学说，载入南非的宪法，而南非的法律、条例和政令无一不以这种教条和学说为其主导精神，扭曲和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这并非只是布尔人的原教旨主义或所谓“车阵”心理的一种表现，虽然无疑地，这种观念和态度是在种族隔离造成的环境里流行起来的。

我们必须把种族主义看作一种社会现象，但南非的种族主义还不止如此；它是掩护一种经济制度的学说，这种经济制度提倡为了一个特殊种族的人民的利益而剥削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的各种资源，为了同一目的无情地压榨黑人多数的劳力，使黑人成为农奴和奴隶，剥夺了他们在教育、就业和各种其他领域的平等机会，并使他们遭受有计划的羞辱和欺侮。最后，全世界对这种情况感到关切，因为它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我刚才说过，因为南非具有核能力，使这种威胁的危险程度增加。

不幸的是，我们一方面谴责种族隔离的罪恶，认识到这个制度是不正义的，无理可说的，了解这个制度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危险，一方面却同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以来一样，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仍然存有歧见。有人主张耐心，相信应该让事情和观念慢慢发展来产生改变。他们纵然认识到时间并没有使南非局势产生基本的改变，认识到事实上现在时机已经快消逝了，还主张采取逐步处理的办法，认

(阿洪德先生，巴基斯坦)

为明智之举是在解决南非本身问题之前首先处理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问题。 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只有通过斗争、牺牲和流血，才能赢得自由，才能铲除不公正现象。

的确，这就是历史的教训，因为在殖民统治下的亿万人民如果没有长期斗争和牺牲，强大的殖民帝国就不会瓦解，某些殖民领土内也就不会发生表面和平地移交权力。 种族隔离政策的政策在表面上好象有一点灵活性，这完全是归功于索韦托儿女牺牲和那些不怕南非政权，不怕坐牢，不怕在监牢里可能被谋害的人的牺牲。 沃斯特政权看到他们的斗争成功，恐怕他们的斗争即将取得胜利才关起门来，对反对的人发动一个新的镇压浪潮。

斗争不会停止，这是我们都知。 斗争不会等待形势的发展，也不会等待慢慢搞外交干预和谈判。 沃斯特先生最近的所行所为等于告诉阿扎尼亚的自由斗士说，他们的办法是唯一的办法。

沃斯特先生的行动是对国际社会的蔑视，也迫使安全理事会正面考虑到自己的责任。 南非最近的行动显示，现在时机到了，不应仅仅口头谴责，而应该进一步采取着重行动的政策。 实际的外交迄今还不能把南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问题同危机的根源——即南非本身的问题——截然分开。 南非同其它的人完全隔离，但国际社会还必须采取措施，以使南非了解和承担孤立的一切后果。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现在必须考虑采取行动，切实迫使南非充分感受到举世大力指责其政策。 如果安理会无法在这个时刻采取有效的一致行动，南部非洲问题的永久的长期解决办法就更难找到，而不是更容易找到。 重要的是，使南非人民，黑人也好，白人也好，都能清楚了解种族隔离政权所遵行的政策已经失败和破产。 最重要的是，安理会应采取步骤，表明整个安理会及其各理事国都决心认真地达成它们所宣布的目标。

(丁伯诗先生，越南)

主席：谢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发言名单上下一位是越南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丁伯诗先生（越南）：主席先生，谢谢你在南非局势问题进行这次重要辩论的时候让我发言。

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九日的会议中，安理会无法就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毛里求斯提出的四个决议草案采取任何决定，因为安理会的西方成员国要求给它们时间去劝说比勒陀利亚政权。

现在七个月过去了。 但比勒陀利亚政权却争取时间加紧压迫黑人多数，建立新的班图斯坦，肆无忌惮地继续执行它干涉和侵略邻国的政策。

所以，我们应不应该总结认为：保证进行劝说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使种族隔离政权免受四个决议草案中所要求的制裁？ 最近南非局势的发展已证实这种看法是对的，而且更进一步证明下列的事实。 第一，比勒陀利亚政权在西方盟国的协助下，正继续不断加强它的军事潜力和它的镇压机器，野蛮地恐吓反对种族歧视政策的一切人士，取消黑人大多数人的最基本正当权利，奉行其充当帝国主义区域宪兵的政策。 其次，美国、联合王国和某些其它的西方国家继续同比勒陀利亚政权在经济、战略和其它利益上进行更密切的勾结。 因此，十分明显的，这些国家的自私自利就是阻止安全理事会可能遵照《宪章》的规定采取断然措施对付种族隔离政权的主要障碍。 我们必须强调，种族隔离政权本质上就是一个压迫的政权，任何人如果企图以进行劝说为借口，拖延采取强制措施对付这个政权，都可以说不过是玩弄一种简单的花招，想麻痹世界舆论。 第三，国际社会从未比今天更加认识到南非的戏法，国际社会不遗余力地同南非人民结合起来进行斗争，以便在当地建立民主的多数政权。 提请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四个决议草案里主张的制裁，会给这个斗争提供极其宝贵的援助。 根据这些考虑，我国代表团支持决议草案中所规定的所有各种制裁，并将支持尽一切努力，来保证这些措施的有效执行。

(特卢先生，博茨瓦纳)

比勒陀利亚政权充当帝国主义区域宪兵，不断获得西方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包括技术援助，因而能够制造最精良的现代武器，加强其种族隔离政权，加强它对纳米比亚的南部非洲人民的镇压和剥削，并进一步加强津巴布韦的伊恩·史密斯政权，继续其干涉和侵略非洲前线国家的政策。这一切都构成了对非洲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同时，安全理事会中的西方成员国提出所谓倡议，想促使纳米比亚问题经过谈判得到解决。但这不过是一种花招，企图欺骗舆论，拖延执行安全理事会从前各项决议，特别是第385(1976)号决议，并阻止安全理事会通过新的决议，按照《宪章》第七章规定，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施制裁。这些倡议的真正目的不过是损害纳米比亚人民的民族利益，来保护这些国家在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利益。

我们不反对以谈判来解决。但是，我们很难象某些人一样，以为有些西方国家真心诚意要以谈判来寻求解决。过去几十年来南部非洲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实际局势已经证明我们的怀疑是很有根据的。

最后，我国代表团重申毫无保留的支持南部非洲的人民，反对人类最大的灾难，即种族隔离。在这个时刻，国际社会应该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支持这种斗争，阻止任何人设法挽救沃斯特政权。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博茨瓦纳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特卢先生（博茨瓦纳）：主席先生，请容许我热烈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你具有丰富的外交才能和经验，尽人皆知你所代表的国家长期以来坚定不移地反对种族隔离，由你这样一个人来主持这个重要的辩论，真是令人高兴而且十分恰当的事。

过去一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造成的悲惨事件又一次非常痛苦地提醒了我们，南非局势对南非人民，对南部非洲整个区域，对非洲，实际上对整个国际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危险。

(特卢先生, 博茨瓦纳)

非洲已经多次提请注意这个爆炸性的局势, 并呼吁国际社会制止这种局势的发展, 以免破坏非洲的稳定与和平, 以免威胁到国际的和平与安全。非洲的领袖们已为南非订出和平变革的蓝图。我们都知道, 南非却轻蔑地毫不理会这些和平的努力。

就在国际社会犹疑拖延的时候, 就在非洲谈论和平的时候, 种族隔离的南非却公然藐视国际社会的殷切期望, 继续设计和改善它的镇压机器。

今天的时间已很晚了, 也不用我在这里长篇大论地描述上周发生的事件,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 象平常一样禁止和拘禁个人或组织, 查封报纸, 而这一次查封的是以南非黑人为对象的仅有两份报纸, 即《世界报》和《周末世界报》。值得注意的是, 南非的民众组织可能比世界任何国家国内的民众组织更加重要, 因为南非的非洲人只能参加这种团体, 不能组织任何政党。

南非种族主义统治者现在已经宣布永久蛮横禁止这些组织, 剥夺了黑人唯一的会场, 使他们不能集会商量如何在残酷的、无人性的种族隔离制度下尽可能改善他们的生活。

过去几天的可怕事件激起了国际社会的义愤, 因为它们违反了一切文明标准的规范。但是, 从历史的眼光看来, 按照南非悲惨的血腥历史看来, 这些事件是不足为奇的。

自从300年前欧洲人在南非定居以来, 压迫、禁止参加政治事务, 放逐个人禁止组织, 谋杀和处决的事件就一直不断发生。早在沙佩维尔惨案以前, 早在索韦托惨案以前, 早在上周的事件以前, 早已牺牲了成千上百的烈士。举例来说, 我们还记得, 在一八七九年, 勇敢的祖路兰酋长朗加利巴里里——还有其它几个人——一同追随他的人一起抵抗压迫者, 据守山地同压迫者作战, 最后被俘, 拘禁于现在臭名昭彰的罗本岛上。从那以后, 许多的英雄好汉也被拘禁在那座岛上。

这些都是无名的英雄, 但是他们沉寂的坟墓以及南非黑人的民间故事仍旧保留着南非人民长期斗争史的证据。他们的英名和英勇事迹不断鼓舞他们的子孙继续进行先烈们没有完成的斗争。

(特卢先生, 博茨瓦纳)

在南非的历史上,象上周发生的那种镇压行为是多不胜数。这些行动以前也曾激起国际社会的义愤。我们都记得,一九六〇年的沙佩维尔大屠杀曾经引起极大的公愤。但是要问一问,结果是怎样呢?

枪声一停止,死人一埋葬了,世人很快就忘记了他们的愤怒,事情又恢复常态。仅仅道义上的谴责和一时的义愤,并没有消除种族隔离。相反的,南非甚至更肆无忌惮,更加紧镇压,因为它认识到,仅仅谴责而不采取具体行动是无济于事的。希望上周的事件激起义愤,使国际社会震怒而采取行动逼迫南非放弃它肆无忌惮的战争边缘政策。

有些人对南非抱着希望,以为只要有时间以道德来劝说,就可以使南非自动放弃种族隔离;对这些人而言,上周的事件应该可以充分地证明这种希望是痴心妄想。南非历史的教训证明这种希望是毫无根据的。

现在,这个种族隔离国家的领导人公开坦白地声明,他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打算废除种族隔离;他们大胆而傲慢地说,即使他们迫不得已在这个世界上陷于孤立,也要保卫种族隔离,既然如此,我们应该认为他们说的是真话,因为他们所说的话表明了深藏在他们谬误的历史意识中的危险情绪和偏见。

有一件事我们是确定的,就是爱好自由崇尚自由的人民的意志不是镇压所能抑阻的。古今历史上,人们到了必须选择永久奴役或自由的时候,往往会赤手空拳来对抗枪炮和刺刀。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沙佩维尔惨案以后就不会有索韦托事件;但是索韦托事件比沙佩维尔惨案更多。因此,过去一周这个种族隔离国家的残酷行动只会迫使南非人民另外寻找更有效的反抗方法。到时候,南非人民将再次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

我要顺便谈到泛非主义者大会代表那天在安理会发言时适时提出的警告。他指出,两星期前沃斯特政权诬告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训练南非自由战士,并且指出这种诬告通常就是南非无故发动侵略的序曲。

(特卢先生，博茨瓦纳)

是的，南非的确指控博茨瓦纳训练游击队，从事他们所谓的“城市恐怖行为”。我国政府已经指出，这些话都是毫无根据的指控，其目的显然是使大家不再注意南非内部的问题。虽然这些指控都是假的，但大家必需认真注意，因为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在狗急跳墙的时候，总要设法寻找替罪的羔羊。上星期的事件就证实了这一点。

就在前三星期内，南非军队曾两次非法进入博茨瓦纳的领土，我国政府现在正讨论这件严重的事。这显示出，南非政权越过边界进行活动，在狗急跳墙的时候，是无所不为的。它从前对安哥拉和赞比亚发动的侵略，也可能在别的地方同样重演。

南部非洲的局势已经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了。鉴于南非内部的极端镇压，鉴于南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严重局势，鉴于南非深入插手两个领土的事务，使这种严重局势长期存在，除非国际社会迅速采取行动加以防止，否则毫无疑问随时都会爆发种族战争，其后果一定十分悲惨。防止这场可能的大灾难的神圣责任就落在这个崇高机构的身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安全理事会现在应当一致地，坚决地采取行动。解决的办法应当配合局势的严重性，要适当地考虑到南非迄今毫不理会联合国的一切决议，也考虑到尽管有许许多多反面的证据摆在面前，有些人还是期望南非自动放弃种族隔离制度，但他们的希望已完全破灭。《联合国宪章》规定了和平但坚定的解决办法。除非你们凭着集体的智慧，在辩论后作出积极的决定，来帮助我们解决种族隔离问题，安理会的信誉就会受到损害。

在这相互依靠的世界上，南非尽管自称能够孤立地存在，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到目前为止，这个政权毫不理会联合国的决定，因为它完全明白，它可以倚仗安全理事会某些理事国的支持。我们呼吁这个崇高机构的所有成员不要采取任何支持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的行动。但愿你们的决定不辜负南非人民对联合国的信任。

主席：谢谢博茨瓦纳代表对我和我国说的客气话。

下午十二时三十分散会